



上海老作家文丛

王 炼 著

执著追求录



I 217.2
702

I 217.2
702

上海老作家文丛

王 炼著

执著追求录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执著追求录/王炼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11
(上海老作家文丛)

ISBN 978-7-5321-3655-1

I. ①执… II. ①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戏剧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4272 号

责任编辑: 郑理

特邀编辑: 高彦杰

美术编辑: 王志伟

执著追求录

王炼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36,000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55-1/I · 2797 定价: 41.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一、童年故居	1
二、剧坛信步	17
1、执着追求录	19
2、《祖国狂想曲》写作断想	83
3、致瑄如大姐的信	87
三、影事漫忆	93
1、影片《枯木逢春》的前前后后	95
2、我与桑弧的喜剧情结	106
3、两株无花果《李善子》与《冼星海》 ——忆葛炎,记我们的梦	121
四、剧本	133
1、《辛弃疾》	135
2、《祖国狂想曲》	223

童年故居

近来常常想起一首老歌，歌词的作者用“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这几件并无关联的人和物传达出他对童年与故乡的无限眷恋，深深地触动着多少离乡背井的游子之心。

转眼我已离开故乡近七十年了，也和所有的游子一样，有那样一颗拳拳之心，时时思念起童年，思念起故乡。我的童年没有沙滩、海浪，也没有仙人掌和老船长，但它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有一派明媚的湖光山色，有我的思念，我的欢乐和我的悲哀。

我的童年是在故乡度过的，那里的一切，在回忆中，总像镀着一层玫瑰色的光泽，使人留恋，又使人常常从心底流出一种分辨不清，而又无可奈何的乡愁。但这乡愁并不使人消沉，它只会使那走在漫长旅途中的旅人，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来，喘一口气，歇一歇腿，做一次短暂的回顾，为的是吸取一点继续前进的力量。

为此，我记下了这点点滴滴的雪泥鸿爪。

安乐街并不安乐

旧济南城的西门里，沿着城墙根下有一条街，是一条铺着青

石板的小街,从我记事的时候起,那些又长又大的青石板就已经都被磨得圆圆的,凸凸的,一点棱角也没有了。很多石板上都留下了车轮长年轧过的辙迹,显示着它们的年代久远。

街上有一座小小的关帝庙,里面供的是不是关云长我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只要遇到庙宇,大人们总是习惯地称之为“关帝庙”。其实它并不能称作庙,只不过是一座小小的砖砌的神龛,下面有一只被香火烧黑的炉膛,如此而已。然而上面却常常有人去挂上一块红的或黄的绸布,有的有字,也有的没有字。下面的炉膛里也常常见有烧残的香头和纸灰在悄悄地冒烟。附近的孩子们,几乎都曾为了从那一堆堆香灰和纸钱中拣些闪闪发光的金银纸箔,而遭到大人的责骂。因为那是被认为最不利的事,很可能被认为是偷窃阴司的财宝而受到鬼魂附体的惩罚。

庙的左手有一家小院落,里面有五六间旧瓦屋,还有一棵洋槐树和一棵夹竹桃。那里,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一想到我投生这个世界时的第一声啼哭就从这里开始,一想到我这已经延续了80余年,今后还将延续下去的顽强的生命,就从这儿开始的时候,心里就洋溢着一种如痴如醉,又非痴非醉的感觉。

这条街名叫安乐街,但它并不意味着这里的居民都能依靠它这吉利的名字而得到安乐。我出生不久,我的姐姐就病故了。她是个沉默寡言的姑娘,小时候生过天花,在读女子师范的时候死于“女儿癆”的,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病,有人说就是肺结核,也有人说是一种妇女病,想想也对,不然为什么要在“癆”字上又加了“女儿”二字。不管怎么说,她的死确实是我家的大不幸。我的母亲生过许多儿子,可女儿只有她一个,母亲为此曾十分伤心,直到我十几岁的时候,还看见母亲的箱子里珍藏着一些女孩儿的花花绿绿的衣服,听三哥哥说,那都是姐姐的遗物。

紧接着,在我刚满三岁的时候,济南又遭到了兵燹。在一场攻城与守城的战斗中,位于西城墙根下的安乐街首当其冲,最早受到了侵略者的战火,那就是著名的“五三惨案”。

关于“五三惨案”的史实,诸如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外交部长黄郛仓皇逃遁;特派员蔡公时在交涉公署惨遭日寇杀害,被割去耳朵、鼻子……都是长大后才知道的。我这个当时还只有三岁的小孩子所能记得的,只有那吓人的火光;那城墙上腾空而起的巨龙般的黑色浓烟;还有那一阵阵哭天抢地,令人心肝欲裂的哭喊声。随后,就是一家人在忙乱中,跟着邻居逃难时的一些零星片断的悲惨情景。

这一支扶老携幼的逃难队伍是向北走的,出了安乐街北口,就径直进了太平寺街,在一家好心人的门前,我们被迎进他们的院子里稍事休息。不知什么时候我竟在母亲的怀抱里睡着了,突然,一声巨响把我惊醒,我立即大哭起来,母亲着急地摇我,哄我,我不买账,仍然大哭不止。后来才知道,那是一颗炮弹,恰恰落在那家人家的门口。

忽然,我觉得背后痒痒的,有个什么东西在我的背脊上蠕动,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三哥哥正在把他的一只光着的脚丫从穿在我身上的母亲的羊皮坎肩下面伸过来,用脚趾轻轻地搔我的背。我忍不住破涕为笑,顾不得拭去脸上的眼泪和鼻涕,伸开两臂向三哥哥扑去,就这样,一个三岁的孩子,被一个七岁的孩子抱着,重新走上了逃难的旅程。

长大了,听三哥哥说他抱着我走出那家人家的大门时,看见对面的影壁上有一片血肉模糊的人形,像一个人扑在墙上,那是被炸弹炸得溅上去的,样子十分可怕。三哥哥怕我吓着,连忙转过身子,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我的视线,抱着我急急走出了好长的一段路。母亲也说,她看到那个可怕的人形时,吓得两条腿都软

了,几乎迈不动脚步。看来这确乎是真实的了。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那时候三哥哥竟不害怕?他那时还只是个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呀!如果说他年纪小,还不懂得什么是害怕,那又为什么要转过身子,挡住我的视线呢?

我们在外面流浪了两天,回到安乐街的家里时,街上已有好几处房子变成了一片瓦砾,我家北屋的后墙头也被炸坍了一大块,没法再住下去,不久,我们也就搬了家。

多少被屠杀者的尸体和血污!多少令人不忍卒睹的断壁残垣!多少受难者的凄厉悲惨的哭喊声,都已变作仇恨的种子,播撒在人们的心田!而我,真正懂得什么是仇恨,却是过了很多很多年,我长大了以后的事。

“丁”字头上的大院

我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居然会搬到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来。它在我的生命旅程中留下了一片永远难忘的金光闪闪的回忆。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还能使我向往不已。

那是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巷,像个“丁”字,我的新家就座落在那个伸出去的“丁”字尖上。街的名字叫“小后营房”,但不知为什么,人们都一直叫它“小后油坊”。“营”而读,“油”,是无意中讹传了呢?还是人们嫌恶那个与战争和兵燹有关联的“营”字呢?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却觉得应该是后者,因为尽管我那时还很小,也已经历过兵荒马乱的日子。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虽是一条极小极小的小巷,却有一座很大很大的院落,北面还毗连着另外两进小四合院,只住了三四户人家。所有住户的活动区域,大都集中在南面这座大院里,因为它太大了,正中还有一座方方正正的大阳台,活像大寺庙里唱戏

的戏台。戏台凸出来的两只角上，竖着两根黑漆漆的大柱子，显得十分神气。三哥哥常常率领着那些和他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在上面舞刀弄棒或唱戏。他们嘴上挂着玉米须须，用高粱秸做成的长枪上也挂着玉米须须，嘴里唱着：“黄天霸手拿高粱扎……”实在令人羡慕。戏台下面有堆放杂物的地窖，戏台对面，隔着院子，横亘着两座毗连的小土山，上面种满了大大小小的洋槐树。山后面隔着一道山水沟就是一片绿油油的菜田，里面间种着玉米、谷子和高粱。我不知道这两座土山有多高，3丈？5丈？也不知道这片菜田有多大，30亩？50亩？反正在我眼里，他们和济南的名山千佛山和佛慧山，占有同等的位置。那片菜田大得一眼望不到边，甚至使我一直没敢想过：哪天去探探险，看看它的尽头在哪里？（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它的东面，尽头就有条曲径，通向一扇乌亮的黑漆大门，开门出去，隔壁就是众所周知的正觉寺街的消防队。据说解放后这里成了一所中学。）

搬到这里来以后，母亲烧香烧得更多了。也许是由于这座带戏台的大庙，比安乐街那小小的关帝神龛更能引起她的虔诚，也许是由于那次逃难使她更加感到人生的旅途过于险恶，必须倚赖神灵的保佑。其实她既非佛教徒，也不信奉道教，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区别。她只是信奉她自己的宗教，她的教义就是：不做亏心事，不得罪任何人，对子女慈爱，对家人宽厚，对亲友邻居和睦，对天地神明尊敬。她有一颗母亲的仁慈的心，真诚地相信她所做的一切事神明都能看见，并且会给她好的报应。

最难忘的是每年5月，洋槐花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独自坐在树下，浴着初夏醉人的暖风，周身懒洋洋的，地下的黄土被太阳晒得有些烫人，人像要睡着了，又好像没有睡着，脑子里像在想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想，看着地上来往的山蚂蚁，看着他们怎样拖着比他们大几倍的虫豸的尸体钻进洞去；看着不知从哪里挂

下来的小小的绿色的槐蚕，寻觅着他那在阳光下闪耀着的似隐似现的蚕丝的彩光；听着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的卖粽子的，卖酱油螺丝的，或卖八宝粥、杏仁茶的叫卖声，整个世界变得模糊了，周围的一切，像梦一般宁静，又像雾一般升腾。

当然，我的童年并非全在梦一般宁静的田园诗中度过，这座大院不只是我的乐园，而且是我的学校，是我学习大自然和学习知识的学校。

三哥哥常常带着我去山坡下的水沟中寻觅各种昆虫，其中最珍贵的莫过于蚰蚰和蝈蝈了。那时用来盛蚰蚰的是一种上黑釉的小陶罐，一到秋天，家家户户的小孩子床下都摆满了这种陶罐。不仅是孩子们，对此上瘾成癖的大人也很多。那种人家的陶罐简直泛滥成灾。盛蝈蝈的家什就简便多了，三哥哥自己就会用秫秸皮编成一个个小笼子。装进蝈蝈，挂在窗口一天到晚听它唱，心里充满欢喜。我最喜欢跟三哥哥学编蝈蝈笼子，慢慢就学会各种新式样，并且用红秫秸、白秫秸在笼子上编出不同的色彩和图案，并渐渐尝试出一种乐趣。现在我们叫它“创作”。

当然，三哥哥和他的小伙伴们最有兴趣的还是捉来蚰蚰，看它们决斗，因此在墙脚下，水沟边，草丛中寻找和追捕蚰蚰，才是他们最最热衷，最最聚精会神的时候。但我却最缺乏那种等待的耐心，常常自说自话地改变目标，离开队伍，自己溜开，去捉蜻蜓、蚂蚱、螳螂或者蝴蝶。哦，对了，还有一种两头尖尖的蚱蜢，我们叫它“少马甲”。

当时三哥哥最怕的就是我独自一人离开大家，因为他时时刻刻不会忘记母亲交给他的任务——看护我。他常说我是他的“累赘”，又是他的“责任”，他说他最怕我哭，因为那会被母亲责备。为了能时时刻刻看着我，他说他真恨不得把我挂在他的裤腰带上，我喜欢听他一面说，一面亲昵地把我揽在怀里，拥着我一起走

开。因为那时我会感觉到我不仅是母亲的宝贝，也是他的宝贝。

为了避免我的烦扰，三哥哥常常是先帮我捉一些蚂蚱，然后拾些干草，升起火来把蚂蚱烧来吃。烧得焦黄的蚂蚱，胸部都有一根根、一缕缕的肉丝，剥开来细细地，慢慢地咀嚼，一只蚂蚱就能品尝半天，真是美味极了。这时三哥哥就可以摆脱我这跟屁虫，去和别的孩子们一起专心地去捉蚰蚰了。当然，有时也会捉不到蚂蚱，他就烧麻雀或者烧几只从田间偷来的玉米，其实那味道也是不亚于蚂蚱的。

于是，我不仅仅认识了昆虫，也认识了麻雀、黄雀、鹌鹑，还有被叫做“长尾巴郎子”的喜鹊；不仅仅认识了野兔和刺猬，还认识了田鼠、黄鼠狼，甚至还远远看见过田里曾飞起一只五彩斑斓的大野鸡，那种翩然而去令人惊艳的神态，至今难忘。

我在这里不仅接近了大自然，也接近了书本，就在这座戏台上，我读了我有生以来读过的第一本书，那是三哥哥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本破旧的连环画，题目是《两个小英雄》，后来知道，故事是从《三侠五义》中演化出来的，书中的侠客们都穿着京剧武生的衣服。宽袍大袖，风流潇洒。令人惊奇的是，半个世纪前的连环画，其大小和格式竟与今天见到的没有什么区别。是这种格式确实科学呢？还是由于我们的步子迈得太小了？

那时我这个学龄前儿童的水平，还不足以读懂那些简单的说明和画中人口中吐出的片言只语，只好求助于三哥哥的讲解。后来，不等这类小书看腻了，从北京大学毕业回来的大哥就很快为我们订阅了《小朋友》和《儿童世界》，他要用这些新的刊物代替这些小人书。用书刊为我们展示一个新世界。但我们热爱新的，却并不因此而鄙弃旧的，孩子们在白天聚在一起看完新来的杂志后，晚上仍然不会忘记聚集到邻居的一位大姐姐家去，挤在她家的一座大炕上，凑在一盏煤油灯前，兴致勃勃地听她讲《胡金蝉捉

妖》的荒诞故事。那时我还刚刚读二年级，学校的课文已经不屑一顾，感到那些《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那么简单，那么幼稚，无法与飞檐走壁，口吐白光的剑客相比。后来就在三哥哥的指点下，也捧起了一本什么剑侠传来，拼命想自己从书本上寻找出一条求知的路。那是一家上海的野鸡书店出版的三流小说，用四号铅字印的，黄绿色相间的封面上画着一个身背宝剑的矫健的身影，正以金鸡独立的姿势站立在屋檐上……真的，谁能想到，我一生有幸能与书本结下不解之缘，竟是从这里开始？

我热衷于武侠小说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对我的知识启蒙却起过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我懂得了善与恶，也使我懂得了，书本不仅能教人学知识，也能表达人们的幻想和愿望，能引导人们去做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梦。

不久，我就发现三哥的读书在转向了，他经常捧着的，不再是武侠小说，甚至也不是《水浒》、《三国》或《聊斋》……那些他常难以释卷的旧书，而是一些崭新的，装订和图案都很奇特的书，有的甚至连折页也没裁开，书边都是毛的，一点也不整齐。我问他哪里来的？什么书？他得意地说：你看不懂，这是从大哥的书箱里找来的，都是大作家的新书。确实，那时我还不知道鲁迅、郁达夫、冰心、茅盾和周作人等这些大作家的名字。

在这座大院里，我就像在一所大学学校里一样，从初识鸟兽虫鱼草木之名，到略识之无，并踏进书海；又从接触自然，学会了初步地窥视人生。虽然每日都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地在追求中度过了丰富而充实的四个年头，但毕竟年龄还太小，终日沐浴在父母兄长的如海的大爱中，确实还不曾真正踏进这纷扰繁杂的人世间。还远远不懂得什么叫做人生。8岁那年，我终于随着父母离开了这里，搬进了我生平的第3处新居。那是远比这里“豪华”的一幢两进的四合院，那里有走廊，有地板，有青砖铺地的方方正正

的院子。有带铜门环的，高大的黑漆大门，和绿漆点金的四扇二门。还有两座铺了白色洋瓦的令人赏心悦目的五角型小楼，竖立在五间正房的两端……但是我却仿佛觉得，我的童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早已永远留在这座有戏台、有土山和菜园的大院里了……

啊！我的难忘的“丁”字尖上的大院！

告别了！童年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我这个生在济南，长在济南的道地的济南人，知道济南的水是这样可贵，却是搬进这新居以后的事。

大约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在课本上读到了刘鹗《老残游记》中老残游大明湖的一段，里面有两句令人永记不忘的句子就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我家虽不靠大明湖，却离趵突泉很近。附近的街道两旁，家家户户的院子里几乎都有几棵树，最多的莫过于石榴、香椿、海棠或夹竹桃，更不要说杨柳了，更有特点的是大半的院子里都有井，而且是甜水井。大门口，街两旁，你随便掀开一块石板，就能看到那清澈见底的泉水，日夜潺潺不息，那水的甜冽就更不必说了。我家新居的东侧小院里就有一口机器井，在我们住过大约七八年后忽然坏了，时值沦陷，生计维艰，舍不得花钱修理，父亲就索性掀去井盖，准备用绳子吊了水桶去汲，谁知打开一看，那井水的水面距离地面竟不到一公尺，只要有把略长的水舀子，就可以直接将水井当作水缸。那井水的甜冽也和泉城所有的泉水一样沁人心脾，记得三哥哥曾对我说过：这口井也是济南七十二名泉中的一口泉眼。对此，我竟在很长时间里深信不疑。

我是喝着这甜冽的泉水长大的，但甜冽的泉水并不能冲刷掉

人生的苦辛,随着童年时代的渐渐逝去,我也开始尝到了生活的滋味,不知从何时起,我竟在这里告别了我的童年。

父母的钟爱不能再像温暖的羽翼,长久地护持着我幼弱的生命,孩子们幻想的天国,也不再能容我无忧无虑地终日驰骋。人间世事的烦扰纷至沓来,使我无法平静,我怎么也不能忘记,搬进这新居不到两年,我的大哥就去世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十六岁的三哥哥又孤身一人,随着学校,流亡到大后方去求学。一年以后就再也失去了音信。可怜母亲日思夜想,积郁成疾,终于含恨而逝。这个家庭就从此再也没有了欢乐。

大哥是1929年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毕业后,在济南一家职业学校任教务主任。他生性淡泊,酷爱读书,三哥和我,以及我的侄女、侄子都曾在他那一叠书箱中得到过各自的珍宝。但是一个小小的教务主任,怎能满足父亲那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理想?父亲执着地要他走仕宦之途,去投考一个什么县长训练班。大哥虽然最怕交际应酬,视官场为畏途,但终因不忍违拂老父的心愿而勉强从命了。他虽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坐上了山东省无棣县县长的位子,却于上任几个月后,肺结核复发,卧床不起,回家后不久就在新居的那座小西楼上,溘然长逝。

大哥养病期间,为了怕传染,他从不许我上楼,我偶然随母亲上去一两次,也觉得他好像并不十分注意我,也许因为我们兄弟之间年龄过于悬殊,在我眼里,他比父亲更加可望而不可即,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他那张白色的钢丝床,紫绛红的俄国毛毯和罩着墨绿色丝绒的大转椅。再有,就是他那苍白瘦削的脸和空洞的咳嗽声了。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一天,那天家里忽然来了许多女客人,他们簇拥着一个怪模怪样的老太婆径直上了西楼,那个穿团花长袄的老太婆是我见过的。因为有一次,母亲买

了香烛和一篮烧饼油条，带我去她家磕过头。嫂嫂们背后都叫她“神嫖嫖”。那时我还不能把她和小说中的巫婆联系起来，只觉得她有时冷冰冰的，见人待答不理；有时又假门假事，亲热的过分，令人感到可厌。通过那天她在我家楼上的登峰造极的表演，我算真正的认识了她。那天，她张牙舞爪地跳着，跺得楼板咚咚直响。她把弯曲的长指甲在空中忽东忽西地乱划乱舞，喉咙里不停地呼噜呼噜地响着，听不出是气喘，还是念咒，声音比野兽的嚎叫还难听。当她走近大哥床前时，乱舞着的双手甚至还去触摸过大哥的脸和身体，那时我分明看见大哥的脸真的剧烈地扭曲了，嘴唇在颤抖，两只深陷下去的眼睛紧紧地闭上，完全是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但他没有呻吟，没有反抗，没有出声，甚至没有把脸避开。

几天后，大哥去世了，那天我早上醒来，发现我的屋子里突然坐满了人。四岁的小侄子就坐在我的对面，瞪着一双无邪的大眼睛，突兀地说了一句“我爸爸死了！”声调木然，就像告诉我“天亮了”或“天黑了”一样。完全没有感情。是的，他还不懂得悲哀，不懂得人死了要哭，因为他还不懂得“死”意味着什么。然而，也正因为这个，他的话突然引发了整个屋子里的人的更大的悲戚，母亲和大嫂立即忍不住，爆发地哭出来。霎时间，震耳的哭声充满了整个屋子。

我怀疑大哥是被那个“神嫖嫖”害死了，在穿着白孝衣走在送葬的行列中时，我曾悄悄问过三哥，他只是阴沉着脸，叫我不要胡说。可我心里的谜怎么也解不开，我不懂，为什么一个大学毕业生，对这种愚昧无知的行为竟会不反抗？难道他也相信这一套？很久以后，三哥才告诉我：大哥自然是不会相信这一套的，但“神嫖嫖”是母亲请来的，他不忍违拂老母的心。又是一个“不忍违拂”，我无言了，但心里充满了悲哀。

大哥去世以后，我很久很久不敢一个人到西楼上去。在这座

院落里，好像总有那么一个阴暗的角落，让我胆怵，让我心酸，让我却步。就像我的心里也有了那么一个不为阳光照到的阴暗的角落。可谁知道，几年后，三哥的离家，又遮暗了我心中的另一个角落。

1937年的暑假，卢沟桥事变后，为了抗战，我刚刚考取的第一中学要南下了，我们这些一年级新生，年龄太小，只好留下。当时比我们更早接触到时局影响的北平，早已有许多学校在纷纷酝酿着迁往大后方。三哥就读的学校——北平育英中学自然也不例外，为了和家人告别，他特地回济南住了几天，那几天天气特别热，空气像凝结了一样使人窒息，使人心烦得如同掉进一片不见天日的暗夜。母亲不停地忙碌着，仿佛要把自己的精力，在这最后的几天里全部消耗掉。三哥的衣服一件件洗过，纽扣一个个重新钉过，到底要带一床什么被子好呢？斟酌再三，从棉的，换成丝绵的；从丝绵的，换成驼绒的。最后还是把一床连父亲也舍不得盖的鸭绒被胎，一起塞进了三哥的柳条箱，才算了事。

那几天，三哥哥也有点失魂落魄，话也懒得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一天夜里，他突然把我摇醒，用一种十分严肃的口吻叫着我的小名，对我说：“金子，你一定要记住，父亲年老了，大哥又去世早，未来的家庭重担，本来应该是我来挑的，可现在要抗战，我不能不走，要等到胜利才能回来。万一我回不来，这担子就要你去挑了。你懂吗？”那年我才12岁，小学才刚刚毕业，听了他的话，吓得心里怦怦直跳，像有块大石头堵在胸口。送他上火车的时候，父亲不许孩子们进站，只有我一个人被三哥拉进了检票口。我看见 he 从容地告别了父亲和送别的亲友，自己跳上车去，一手支着车窗，一手坚定地向我挥着，挥着。我感觉到，他的眼睛一直不曾离开我，好像在继续他的临别留言。他没有哭，连眼圈也没有红，俨然是个奔赴疆场的战士。而我却忍不住放声号啕，只觉

得满嘴都是咸涩的泪水。我哭的不止是我们兄弟骨肉的长别离，也哭我自己的可悲的命运，哭那可能即将掉在我肩上的家庭重担。

幸好，父亲并没有真的把这副重担放在我的肩上。沦陷后，他拒绝了日伪的诱惑，尝试着开了个家庭作坊式的小小的手工织袜厂，不成，又买了头驴子，做了个替人推磨的磨坊主，在尽量使自己生活俭朴的同时，将这座两进的四合院化整为零，一间间分租出去，以便维持一家的生计，并继续供我读书。但日子过得并不愉快，因为三哥的离家在我的心里又多了一片浓重的阴影。大哥死后，父亲一下子老了许多；三哥走后，母亲的眼窝也一下子塌了下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两进的四合院里，笼罩着一片忧愁的气氛。这个家里失去了欢乐失去了笑声，到母亲去世，继母进门，它更变成了一座令人窒息的孤寂的坟墓。使我不得不开始向往去冲破它，向广阔的人世间去寻找那应该属于我的世界。

母亲的弥留，出人意外的平静，那天她一早醒来就吩咐二嫂给她梳头，天黑的时候，她把家里人都叫到床前，一一做了嘱咐，她说得那么从容，像早已想过许多遍，直到最后，当她环顾四周，见所有的人都已嘱咐过了以后，才潸然流下眼泪。大家都忍着悲痛，凝望着她，猜想她想到了什么，最后，只见她吃力地伸着脖子，哽咽地叫了一声三哥的小名：“海泉儿……”就倒在枕头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父亲不许大家哭，他自己也忍着悲痛，按照母亲原先的嘱咐，在她的耳边轻轻地念起佛号，母亲开始还能跟上去，后来就只能断断续续了。他们差不多念了大半夜，我蒙眬中听着她那断断续续的声音，仿佛看到一个怕被关在天国门外的人，正在磕磕绊绊地赶路，心里不禁隐隐作痛。我是不相信宇宙间有神灵的，但那个和母亲即将永别的漫漫长夜里，我却真正希望有个善心的神